

# 衢州：斯文在兹

■ 林晓峰

对《美术报》来说，这是第二次以特刊的形式和衢州相遇。

2023年12月，《艺术之城，何以“衢州”》特刊发行后，许多省外的读者惊讶发现，原来浙江还有这么好的地方，真不愧是全域皆可旅游的“诗画浙江”。一位常年奔走于浙闽两省的福建读者告诉我们，每次越过枫岭关，就来到了衢州，这也是“第一眼的浙江”——浮盖山、仙霞岭、江郎山次第迤逦在眼前。相对于周边省份，浙江的山疏密度正好，既有森林的苍茫野趣，又有谷地平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空间。而在这山水之间，总有古建筑点缀其中，人文与自然并丽，像一幅幅山水画小品。例如，江山港是钱江源头之一，在其河两岸各有一山一塔，一曰百祜塔、一曰凝秀塔，虽然都是简单古朴的砖塔，但俨然在河口作揖迎客，让人觉得亲切。再行走衢州的各个村社，几乎都有宗祠或者是社庙，砖雕木构、香烛冉冉，颇有古意。而行走于衢州的城市，处处都“礼让斑马线”。哪怕是行人还没走上班马线，“浙H”牌照的车，就早早地都停候了下来。

感谢这位读者给我们提供的新视角！我们还可以借助这种“视角”，来揣测孔端友第一次来到衢州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公元1128年，孔子第48代嫡长孙、“衍圣公”孔端友随着宋室南渡，被赐寓居衢州。正如朱熹所言，“岂非天旋地转，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？”“边鄙”之地似乎一下成为了世界的中心。在此之前，衢州奉献给世人的典故，似乎只有“观棋烂柯”——如此时空莫辨，且具有道教神话色彩的传说，最适合发生在儒家文明之外、山林遍布之地——此前八千余年的稻作文明（衢江区的皇朝墩遗址），两千余年的石角山古城与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（姑蔑国遗迹），要等到近九百年后的当代才被发掘。

经历了黍离之悲，在孔端友眼前的，是一个山水奇丽的天地，而人文尚未显赫。他溯流而上，来到常山找到了赵鼎，了解衢州情况。赵鼎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，在常山仅仅两年，却把黄冈山建成南渡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高地。两位南渡士大夫在北国沦陷时执手忆往，一定会想起孔子西行途中遇阻的自慰：“文不在兹乎？”意即自周文王以来的文明，都在我孔丘身上承载，断无在我此身葬送之理。孔子心中的强烈的文化自信，通过有形的经典与无形的血脉传承了下来，成为历代士大夫的精神指归。赵鼎举荐岳飞、力主抗金，尽管遭贬客死海南，仍请葬于常山石门，至今雨后犹有云烟萦绕，乡人谓之“石门佳气”。——《孤马传》说的就是赵鼎的故事。他开启了常山的一代文风，据说有宋一朝，进士百人。

而孔端友也率族人定居下来，将曲阜阙里分源为东南阙里。此后不断分支，在浙西、浙南、浙中的丘壑里繁衍。面对这样一片深山，隐入乡野的孔子后人拒斥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，在耕耘劳作中传道授业，提升乡邻的文化素养。孔子说过，礼失而求诸野。当传统的文化、礼俗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更迭、隐匿，甚至消亡，往往能在乡野民间寻找到它最初的模样。

在衢州方言中，“阙里”是家中之意思。这也许是巧合，但亲切之意分明。在曲阜阙里，孔庙有万仞宫墙，孔府有册封碑石，孔林有苍苍松柏，无一不透出“庙堂之高”的厚重。而在南方阙里，在衢州的沟溪村，这一孔子后裔最集中村落，虽也有尼山私塾、孔氏祠堂，但更多的是“江湖之远”，是家族生活的日常。人们种植经冬犹绿的胡柚、橘子，这当然是经济作物，但仿佛也是一种隐喻。近九百年来，孔子后人在山野中世代隐居，克服了文化迁徙的“水土不服”，顽强延续着家族的文化精神，也在无意识间推动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文化交融，对浙江乡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代表浙学的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有着“义利并举”之说，虽与南渡时距不长，但其深入浙人精神，或与孔氏南来、儒风蔚然相关。

衢州人、浙江人从来不喜坐而论道，他们更愿意撸起袖子，务实劳作。

务实实在包容兼蓄。明清以来，小小的廿八都镇汇聚各方商客定居，衍生出13种方言；杜泽老街，展现了浙派、徽派、闽派等诸派建筑风格；严村发源的西安高腔，又称弋阳腔，冲州撞府，唱响海内，是南戏的活化石；“三头一掌”，在清淡味道一统的江南掀开鲜辣的一角，丰富了人们的味蕾……

务实实在仁心济世。明代杨继洲著有《针灸大成》，以针灸治百病，被誉为“针圣”，余绪绵延至今；清人陈德源，中国古代预防派医学极大成者，并且最早提出“少食多餐，尽取多种”的养生理念，为后世养生学奠定了基础。

务实实在发展经济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产业集中、专业化极强的“块状经济”大放异彩，其发轫之地在浙江农村，与守望相助的民风不无关系。开化龙顶茶、龙游富硒食品、常山双柚已打造成极富特色的农产品；县级市江山生产了全中国一半的羽毛球、五分之一的木门。

但衢州人并未让日常的实务消磨去文心。“昼握锄来夜舞笔”的耕读传统一直保留下来，到近世出了许多美术人物。“映碧主人”余绍宋，既是法学大家，又是著名的史学家、鉴赏家和书画家，近年浙江省博物馆“金石书画”系列展览便追溯于其主编的《金石书画》杂志；“三溪渔隐”王梦白集绘画、诗文、书法诸多成就于一身，曾任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，为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，才名不输于齐白石，为民国北京画坛中坚人物；岭洋乡鱼山村村民柴汝梅在全省首次农民书法展上，从近万人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一等奖，作品被书法泰斗沙孟海惊异：“笔力雄健，个性突出，古朴雅致。”开化县梅岭村村民徐谷青带领一乡人从事根雕，打造出5A级景区“根雕佛国”，也把开化打造成“中国根雕之乡”，为乡村铸就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；更有诸多坚守乡土的美术人，在国家级、省级大赛大展中绽放异彩！

历来，衢州在“正史”中往往是以军事要地而存在的。正所谓“守两浙而不守衢州，是以浙与敌也；争两浙而不争衢州，是以命与敌也”。但那些“帝王将相家谱”（鲁迅语）并没有注意到这里潜藏着的文化能量在毛细血管中涌动与蓬勃。在孔端友南来近九百年后，衢州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过孔老夫子的那句“文不在兹乎？”回答一句，“斯文在兹！”

处于四省通衢的衢州，是一个发散的文化能量场，是观察东南中国千年文脉的绝佳窗口。今天，身处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之中，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我们，还能从衢州获得什么经验与启示呢？

1942年，美国杜立特中校带队对日本实施空袭后，军机迫降在衢州一带山野。村民们用轿子、船只、人力车，或者靠自己背，将伤者送往衢州城集合……最终，80名飞行员中有64人获救。而日军竟因此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。

“浙江衢州有一个杜立特行动纪念馆，当年获救的美国军人的后代经常来到这里，向见义勇为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。”2023年11月15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时在演讲中提到，“我相信，血与火铸造的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。”

是的，在“逆全球化”浩浩荡荡的今天，“有礼”的衢州精神给我们强烈的精神指引，这是一个“进退揖让不失法度”文明古国的郑重与庄严，值得今人学习与发扬。“衢”字指的是通衢、是纽带、也是大道。或许还可以作这样拆分的解释——带着一双善意的眼睛（“目”），“行”走在山水“佳”胜处，也走在“世界民心相通的地方”。